

你的朝霞

冈察尔 著



〔苏〕冈察尔 著

你的朝霞

佟轲 哈吉 范娟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ТВОЯ ЗАРЯ

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2г. 版译出

封面设计: 王 刚

你的朝霞

Nide Zhaoxia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8}{8}$ 插页 2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0208·203

定价 2.60 元

目 次

第 一 部

参观圣母像之行	1
---------------	---

第 二 部

红绿灯下	307
------------	-----

译后记	519
-----------	-----

第 一 部

参 观 圣 母 像 之 行

这两个字里可藏着多么希罕的、
神奇的蛊惑：公路！而且又多
么的出色呢，这公路！……

——果戈理

白雪皑皑

往后，只要扎鲍洛特内还活着，他就会毫无讽刺意味地对人讲：世上最忠诚的人莫过于孩子。若不是夜幕降临之前那些可爱的草原小居民——庄户人家的孩子们在兔蓬草丛中发现他，用帆布裹起来，拖回庄里，给他们的母亲们增添许多麻烦，他——这个被击落的“爱斯①”，早就不在人世了……

那年秋天，这片灰茫茫的草原上空不止一次发生空战。扎鲍洛特内也多次出现在这里，协同一组“雄鹰”掩护战友们轰炸平原上一个挤满敌人军用列车的铁路枢纽站。轰炸过后，他们飞越第聂伯河，返回野战机场，给敌人留下一座座爆发的火山。这时，左近各庄的小青年都跑去观看车站被毁的惨状，观看草原上一座座火焰翻滚的庞培②。没有应征入伍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隐匿在零落不堪的果园里，贪婪地、心情欢畅地看着一座座油罐在崩塌，一列列炸得稀烂的法西斯军车在数不清的线路上熊熊燃烧，一条条赤热的钢

① 优秀空军飞行员。

② 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维苏威火山爆发，被埋没。

轨翘起来——也许敌人就是要沿着这些钢轨把他们送往那个该诅咒的国度呢！草原上的年轻人——嘴上无毛的小伙子们和没被亲吻过的姑娘们从心眼儿里感到，铁路枢纽站的大火正在决定着他们未来的命运：难道透过这片狼藉翘起的赤热钢铁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正是他们的未来命运的形象吗？于是，回家的路上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偶尔还捡到些东西带回来。由于火烤和兴奋而面色绯红的姑娘们，手里拿着烧得焦黄、结成大块的食糖，仿佛从自己人手里，从第聂伯对岸无畏的雄鹰手里收到一份礼品！

一天晚上，索菲依卡就是这样，面颊上带着未及消散的車站大火的余温回到家里。黑暗中，她一迈进院子，小弟弟先奇克就三步两步蹿出房门，用整个草原都能听到的窃窃私语狡黠地对她说：

“嘿，咱家有个飞行员！”

那神气倒象说：“嘿，咱家生了个胖娃娃！”

房子里一片纷乱。母亲和庄里的妇女们围着一个什么人，忙着给他擦洗。一个血淋淋的年轻男人，身子倏地一闪，臊得索菲依卡扭头跑出屋外。怀里那块温呼呼的糖，嘭地一声从绒衣下掉到院子一个角落里的草地上，把先奇克吓了一跳。姐弟俩挨着这块从车站得来的战利品，一直坐到午夜，在黑夜的沙沙声中守卫着为飞行员忙得底朝天的家。

几天后，索菲依卡变成护士，已经适应了新的情况。她把每天晚上的时光都消磨在得救的伤员身边。一天，飞行

员说：

“你们这里的孩子们多么可爱啊，妇女们多好啊！……真没得说……不过，我的风声是不是太大了？”

姑娘马上猜透了他的不安，说：

“谁也不会出卖。”

“您凭什么这样有把握？”

凭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凭什么。有把握就是有把握呗……说到底，这已经是件司空见惯的事了。那年月不知有多少飞行员掉到森林、草原和湖泊里，永远地消失了，给远方机场上眼巴巴等候着的同志们增添了新的悲伤……至于他这个尚存一息的人，只不过是该着落到铁路枢纽站附近这个狂风扑打的庄子罢了。这个庄子，早年有人称它为“蓝树丛庄”，其实哪里有什么树丛：四周围到处是沦陷后出现的荒草迎风呼啸；十来所小房偎依在一起，暴露在草原上，腹背受风，全无遮掩。只有一家门前长着一株杨树和一株白桦，各家房后长着些常见的樱桃树，再就是两三根提水吊杆戳在那里（其中一根尾巴上拴着个大卵石坠，不知这黑土地带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稍远一些则是一片已经收割完毕的长条形农场——整个庄子就是这个样子……有人成年累月在农场干活，但还有许多人在车站上谋生。他们一辈子往返于车站和村庄之间的小路上，虽然距离相当可观，绝非近在咫尺。索菲依卡的命运，从她记事时起就通过田野里一条蜿蜒的小道同铁路枢纽站联在一起，因为她的父亲在站上当司机。谁都知道，火车司机，在家里是呆不住的，

回来住不上几天就又走了，要去跑新的路线，并且照例要在出车前进行体格检查……似乎，父亲总要在车站干很久，才回来一次，手里拎着满是油污的箱子，里边装着些小礼品。一九四一年秋天那个最悲惨的夜晚，车站又把父亲叫走了。风，在草原上狂啸，索菲依卡怯生生地同父亲告别之后，忽然发现他把怀表忘在家里，便又追了出去，喊呀喊呀，喊了很久……黑暗中没有回响。谁也没有听见，或者不愿听见她的喊声。于是，父亲的怀表，这个全家的纪念物至今挂在柜橱的旁壁上，好象等候主人，滴答滴答地走着，一天天、一秒秒地计算着时间。那天夜里，索菲依卡的父亲开动最后几列军用列车中的一列向东方驶去。他阴郁地鸣了鸣笛，便被无边的旷野吞噬了。告别的汽笛声震撼了整个草原，凄惨惨催人下泪。打那以后，他给这个家留下的就只有回忆，只有别离的痛苦和无穷无尽的等待了……有多少次，母亲在深夜里被敲击窗户的声音惊醒，可那却是樱桃树枝触及窗户的响声……

母亲憔悴了，女儿长高了，她们却仍旧等待着，和过去一样等待着。可是自从来了这个孩子们在蓬草窝里发现的飞行员，索菲依卡生活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今有人每天早上承受她的微笑了，有人需要她拯救了。如今，她每时每刻都神情紧张，担惊受怕。夜里，一点小动静也会使她战栗；清晨，她又要以新的警觉、耽心和不安迎来一个新的白昼。她总觉得，有一种从前未曾感受过的温情和期望涌上心头。虽说环境如此悲惨，但他是来自人们日夜思念的另

一个天地；他在这些被奴役、望眼欲穿的人们当中出现——这本身就好象在宣告那个势必到来的时刻即将来临。飞行员一出现，便把村里居民的生活充实起来，使他们开始了新的岁月。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了解事情的原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谁家，今天藏在谁家壁炉后面，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活护符就在村里，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在他们中间……当那些为拯救他日夜操劳的妇女们偶尔聚集在他身边的时候，甚至从她们粗鲁的玩笑中也听得出，他出现在这个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孤零零的草原村庄，对于她们来说是件多么重大的事情。人们似乎觉得他这次败仗打得正是时候，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欢乐；使他们每个人有了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使喋喋不休的女人们暂时忘记纠纷团结起来，得以透过佯装的不快披露自己的性格，显示出她们无意张扬、而他却看得清清楚楚的牺牲精神。他看到，她们演戏一般地嗔怪孩子们，说：你们从哪儿弄来这么个烧焦了眉毛的人啊！路都不能走——还是一只雄鹰呢！他会连累我们的，要是狗警察发现我们窝藏这么个人，我们可就没命了；哪怕捡个带胡子的回来也好啊，可这一个连眉毛都没有，还满身窟窿，咱们的麻布全拿来给他裹伤也不够用！……不过，这些救命恩人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从牢骚和假装的不满联想到明天，认定有这么个飞行员倒也不错；等以后自己人开回来，会问：嗯，说说看，你们的表现如何？不，我们可非同一般，瞧我们救了谁，说不定还得发给我们每人一枚奖章呢，难道不是吗？

可是想象中的那一天，眼下还不会到来。现在，每当索菲依卡和她的伤员单独在一起时，她便请求他不要生庄里婶婶们的气，说她们是在开玩笑，他周围的人都是真诚可靠的。

“可是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人当警察？”

透过油灯的闪光，姑娘嘴角上现出一道气愤的、刚毅的皱纹：

“那家伙不会说出去。小伙子们警告过他，要是他太卖力气，不肯睁一眼闭一眼……总之，让他守口如瓶，不然的话，他的下场就要象加邦牧师^①。这里有过一个家伙，到处窜，包打听……庄里的人给他取个外号叫加邦牧师……”

“这人现在在哪儿？”

“说不见，就不见了。您不要怕。”

“我好象还不是个胆小鬼，但总要……”

“我明白。您现在除了自己，还得为我们着想。”

“就是。在所有的危险面前我就象是你们的全权代表……”

“那好，全权代表同志，请您放心……”姑娘眼里掠过一丝冷笑，嘴唇却紧紧抿着。

不过，为了取得飞行员更大的信任，或者只是为了给他解闷，她还是对他讲了事情的原委。他提到的警察，确有其

① 加邦，盖奥尔吉·阿波洛维奇(1870—1906)，奸细，沙皇暗探局密探，曾在彼得堡一个工人区做牧师。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工人绞死在彼得堡城郊。

人，而且常到蓝树丛庄里来。这个人上学时和索菲依卡同班。谁能想到，在考验临头的时刻他竟成了这样一个人所不齿的东西？不过他也得到了报应：只要他胳膊上戴着警察的破袖标，他就一刻也不得安宁，无时不在恐惧，他老是贼眉鼠眼，左顾右盼……女人们啐他，母亲咒他：“你干嘛跟着作孽？将来谁替你洗刷？”原来，耻辱本身就伴随着惩罚……偶尔一杯家酿白酒落肚，浑身瘫软下来，这位“你们的-我们的”（庄里人给他取的外号）甚至会在姑娘们面前挤出几滴忏悔的眼泪：“我知道，我把灵魂卖给魔鬼了，等你们的我们的人回来，绞索马上会落到我的脖子上，可是凭什么？比方说，姑娘们，现在我就知道你们有件秘密瞒着我，但是我不往外讲！守口如瓶！你们说，我这样做，以后你们的我们的人能给我减点罪吗？你们能替我说句好话吗，嗯？”

索菲依卡一面讲，一面可笑地学着那个软骨头说话吐字不清的样子。

“真讨厌。罪啊罪啊，缠个没完。昨天我去提水，他又忽然从背后凑过来，说：‘我来帮你，索菲依卡……’”

“也许，索菲依卡，他对您有好感吧？”

“露过那个意思，不要脸的东西。”索菲依卡不想多说这些，岔开话题，问飞行员：“今天还给您读书吗？”

晚上，她常常借着跳动的油灯给他读书，多半是读某位诗人的作品。如果伤员最后睡着了，她仍然坐在他身边，静静地守卫着他那飞行员的、前线战士的，或许还有战前的美梦，第二天早上又会问：

“您梦里说的是什么话？”

“我说梦话了？”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什么话，从来没听说过。”

“是孟加拉语吧？”飞行员笑道。

“你们还学那个？”

“是课余学的……早在上工农速成中学的时候，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学学孟加拉语倒不错！……不过真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我自己也未必答得上来，可是……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想学学，好去了解所有的人。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

这位不久前的大学生，脸上布满愁云。此时此刻，索菲依卡觉得他那样和蔼可亲，那样容易理解……他想阅读原文的泰戈尔作品，想要领略各种各样的、哪怕远在天边的语言的音乐美，可是眼下却不得不在这里倾听凄厉的风声，倾听整夜里刮得烟囱呜呜鸣叫、刮得窗板噼啪作响的风的语言……

索菲依卡从外边回来，飞行员有时间：听到什么没有？她清楚地了解，他的意思是：有没有炮声？有没有信号弹从第聂伯河对岸升起？可是她暂且说不出任何能够使人宽慰的消息。除了狂风怒吼的黑夜和乌云笼罩的天空，全然没有什么信号弹，也没有星斗，只有一轮臃肿的、怒气冲冲的月亮偶尔从乌云的缝隙里窥视一眼……

晚秋时节，先是听说靠近前线的整个地区都要实行清野，一个人也不准留；接着，在一个阴雨天，果然有一群德寇

警察闯进庄里，不容分说把所有人赶出家门。凄楚万分、不知所措的人们顶着雨，被轰向西方，直到第三个村庄，才在一间破草棚里睡下。整个夜里索菲依卡都在挂念着她的飞行员——他被留在蓝树丛庄那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了，可是现在那里会不会已经被坦克碾成平地了呢……天一亮索菲依卡决计逃跑。任他们开枪好了，反正不是所有的枪子儿都能击中目标……尽管你们的-我们的下了保证，不朝她瞄准，可是身后的一颗颗子弹仍然象都射中了她的脊背，在夺取她的生命。她自己也闹不清怎么就跑过一座座菜园，翻过农具棚，来到了河柳丛……半死不活的草原小溪上架着一座小桥，她隐蔽在桥下，一直坐到天黑，眼睁睁看着冰下的水一点点冻结起来，只听得桥上的车辆疾驶着，可怕地嚎叫着，鬼子们的叫骂声好象就在耳边回响……到了第三天，世上最亲爱的村庄终于拨开迷雾出现在姑娘的面前了！使得索菲依卡万分惊喜的是，年长的女人们早已经回来了，正在院里忙碌呢！她们用欢乐而自豪的笑脸迎接了她，催促道：“快去吧，他都急死了……”

此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天降大雪；第二天早上，茫茫白雪一直铺到天际。严寒彻骨，空气清新。就在这一天，远方终于传来人们多少个日夜倾听着、盼望着的响声……

打响了！惊天动地地打响了！整整一夜，战斗在沸腾，大地在钢铁的轰鸣中抖动；整整一夜，在枢纽站一带和更远的地方，天空中照明弹旋转，草原上炮声滚滚，号令频频。

隆隆的巨响、胜利的喊杀声淹没了不知什么人的惨叫；不知什么人带着临死前的巨痛在喊地呼天。

一场恶战过去了。

熠熠生辉的雪海上空，旭日冉冉升起。无边无际的白色草原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烧毁的坦克；整个原野被履带碾压得伤痕纵横，僵硬的死尸被深深地压进雪里，尚且隐约可见。还有比比皆是的照明弹的绸伞凄凉地撒落在雪地上——昨夜里，这些发光的凶煞曾经不计其数地在这里燃烧，以其异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光亮照耀着那场噩梦般的夜战。

静。静……

好象整个世界都已经绝灭了，一切都停滞不动了。只有一个点，离开草原村庄，在白色的平原中间慢慢蠕动着。这是蓝树丛庄的几名妇女在用雪橇运送她们从死神手里夺回的飞行员。索菲依卡的母亲和邻居瓦西丽娜大婶套在前边，哈着腰，不紧不慢地拉着。索菲依卡跟在后边，有时帮着推一把，有时只是目不转睛地看护着裹得严严的“婴儿”，免得雪橇突然打滑把他从拼在一起的木板上摔下去。她的关怀不是多余的，雪面上已经结冰，有的地方如同玻璃一般。

女人们一边走，一边不时地俯身拾起依稀可见的白色绸伞：这么好的纺织物怎么舍得随便扔掉，给谁做个漂亮的手帕不好啊！……

“索菲依卡，咱们的婴儿怎么样？”瓦西丽娜大婶冷得皱

着眉头，回过身问道。“留神，可别让他冻坏了鼻子……冻坏了，可是咱们的罪过……”

他躺在那里，倒也真象个婴儿，周身掖裹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长耳朵防风帽，只有鼻子露在外边——简直看不出这是一个人，倒象一具木乃伊。飞行员身上盖着老爷爷的羊皮袄，四周严严实实地塞在身子下边。老羊皮袄上面，放着飞行员的标图板，如同委任状一般。这是庄里的万事通雅罗什老爷爷的主意——万一路上碰到谁，好让他一眼看出拉的是什么人。

整个庄都出来欢送已经得救的、“捡来的”雄鹰。男孩子们围在雪橇两旁欢天喜地地喊叫着，一直跟到风声呼啸的田地。他们多想继续朝前跑啊，可是大人们硬要他们回去！谁知道前边的途程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还要踏过第聂伯河，才能给这位被击落的雄鹰找到必要的栖身之所……女人们为自己的乘客感到骄傲，索菲依卡也在心花怒放：因为他的性命终于保住了！拯救飞行员这件事，以其巨大的危险性锻炼了人们的群威群胆，使他们团结起来，更加亲近了。雪橇下边的滑木在坚实的积雪上吱嘎嘎地响着；毡靴下也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因为两个女人的毡靴都按照德占区流行的式样打上了汽车内胎——那是克里沃罗格的鞋匠的手艺。

两个女人不时地相互取笑着，抱怨“拉帮套的”老是挤压“驾辕的”。为了解闷，她们又嘟嘟囔囔地设想起来：等把这个用泥土代替石膏固定起来的“婴儿”交出去，日后他痊